

## Dave Mathewson 博士，诠释学，第 12 讲，以文本为中心

© 2024 戴夫·马修森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

我们一直在讨论作者的意图，作为解释经文的历史方法的一个方面，即将作者的意图视为解释的主要目标。几个历史人物，特别是您需要了解的与作者意图相关的人物，我们稍微谈了一下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他是寻求作者意图作为解释的主要目标的重要人物之一。完全在圣经研究之外，但有趣的是，在圣经学者对作者意图的理解的阐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一个人名叫埃德·赫希（ED Hirsch）。

埃德·赫希（ED Hirsch）在一本名为《解释的有效性》的早期著作中建议，人们需要区分意义和意涵。赫希说，意涵是作者在文本本身中所表达的意图。这就是作者放置在那里的含义，作者意图通过语言符号传达的含义，揭示作者意图传达的文本结构。

因此，文本的原意与作者的意图联系在一起。正如赫希所说，文本的意涵以及该意涵与几乎任何其他事物的关系，大多数圣经神学家和学者都会将其标记为应用。他们会说意涵是作者最初想要传达的意思，意涵在于将该意涵应用到现代语境中。

因此，赫希在确立作者意图的重要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文本中揭示并通过文本传达的作者意图的意涵，即作者愿意在文本中传达的意涵，区别

于该含义与文本之间的关系。赫希认为具有重要性的任何其他事情和其他情况。你会经常看到意义和重要性之间的区别，特别是圣经解释者，以区分文本的含义及其对现代读者的持续相关性和应用。但我们说过，虽然有很多理由可以证明作者的意图是解释中有价值和必要的目标，但另一方面，有些人却以各种理由拒绝将作者的意图视为有效的甚至是错误的。必要的或可能的解释目标。

在我们讨论这一点之前，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大多数持有作者意图的人并不一定认为这是容易的、自动的或直接的，或者一个人可以详尽或完美地捕捉作者的意图，尽管他们仍然认为这是可能的和必要的。但有些人拒绝将作者的意图视为解释的可能或必要目标。那么为什么有些人拒绝将作者的意图作为解释的目标呢？为什么有些人相信这不是一个有效的甚至可能的解释目标？再说一次，我的清单并不是详尽无遗的，而只是为了捕获一些可能的反对意见。

首先，有些人拒绝了作者的意图，因为不可能了解作者的想法并确定作者想要传达的内容。尤其是对于已经去世的作者，不可能与他们协商以确定其确切含义。一些早期对作者意图的回应提出了所谓的故意谬误，即试图再现或恢复作者的思维过程或作者的思想、作者的意图，即作者的思维被视为难以接近。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英国和一位著名的新约学者聊天，我和他谈论他的书，他写的一本书，我引用了一句话，引用完之后，他说：我真的这么说过吗？我想知道我这是什么意思。这让我开始思考，即使是活着的作者有时也不知道或忘记

他们的意思，更何况已经去世的作者，尤其是在现代解释者出现之前 2000 年或更早写成的文本。所以出于这些原因，有人说因为不可能进入作者的内心，因为不可能理解作者的想法和意图，特别是那些已经去世的作者告诉我们，作者的恢复意图是不可能的。

再次，通常被称为故意谬误。第二个原因是作者可能无法充分沟通。也就是说，有些作者可能不称职。

有些作者可能沟通不佳，可能会传达一些他们不想说的东西。他们可能无法清楚或充分地表达他们想要传达的内容和想说的话，有时甚至可能无意地误导读者。因此，作者的意图是不可挽回的、不可能的或不必要的。

另一个反对意见是，有时作者的沟通效果可能比他们想象的要好。也就是说，一个作者可能会说一些话，你可能会去找那个作者说，你是这个意思吗？作者的回应可能是这样的，你可能听过这个，不，我不是故意的，但这肯定是有道理的，我会接受这是对我所说内容的有效阅读或解释。许多作者写过书，我特别想到的是其中一本书，记录了学生阅读他们的文本和作品的例子，并提出了作者做了从未打算表达的意思的解释，但仍然被认为是有效的对该文本的理解和洞察。

再说一次，也许你已经经历过，当你说了一些话时，有人会解释它并说，你是这个意思吗？你回答说，不，我不是故意的，但这是对我所说内容的有效理

解。我会接受这是对我所说内容的真正理解。因此，因为有时作者的沟通比他们知道的要好，读者有时会在文本中发现作者无意的内容，但仍然会同意文本中的有效解释和含义，更何况是已故的作者，作者在这里并没有告诉我们他们是否有意表达这个意思，或者即使他们没有，这个意思仍然有效。

因此，由于作者经常进行交流，即使在今天，我们的交流有时也比我们想象的要好，有些人认为，因此作者的意图是不可能恢复的，或者至少是不必要的。

另一个原因，同样，并非所有这些都是相关的，其中一些是相关的，但另一个原因主要归功于更多的文学研究，即文本被视为自由浮动，有自己的生命。一旦作者写出了一篇文本，它就与作者的生活隔绝了，它有自己的生命。

也就是说，作者不再有决定其确切含义的发言权。文本现在有了自己的生命，读者也许可以理解文本并找到不同的含义。再说一次，由于文本是自主的，它们是具有自己生命的自由浮动的实体，因此作者的意图是不可恢复的，或者至少将我们限制于作者的意图是无效的。

一些认为作者的意图仍然是有效目标的人可能仍然会提出建议，但我们不能将其仅限于作者的意图。第五个反对意见可能是解释者经常对同一文本提出不同的含义和不同的解释。如果作者的意图确实是主要目标，并且确实是一个有效的目标，并且是一个可恢复的目标，那么为什么解释者会对文本提出不同的解释呢？那么，为什么有人读《创世记》第 1 章和第 2 章，并且他们确信存在 7 个字面上的、每天 24 小时的创造周期，为什么其他人读相同的文本，并认为它

指的是发生在更长时期内的事情？时间？为什么有些读者读了《启示录》第 20 章和千禧年段落，并确信它在教导前千禧年论，而其他读者按照作者的意图阅读同一文本，却相信非千禧年论？或者为什么有些读者读了希伯来书第六章，即希伯来书第六章中众所周知的警告，并确信它符合阿民念主义的观点，而另一些读者读了相同的文本并确信它支持加尔文主义？或者有些人读过《哥林多前书》第 11 章和《提摩太前书》第 2 章中著名的性别段落，有些人相信它允许女性参与任何形式的事工，包括按立和担任主任牧师，而其他人读了同样的文本，按照作者的意图，并将其视为限制妇女在事工中应扮演的角色。

因此，由于解释者对文本提出了不同的含义和解释，有些人会建议那些寻求作者意图、将圣经视为上帝之道的读者，他们提出不同的解释，谁已经找到了作者的意图，有些人会得出结论，作者的意图是不可挽回的。最后一个，同样可能还有其他的，可能还有我们可以指出的其他例子，但新约作者自己似乎经常在旧约文本中找到新的含义。例如，在《哥林多前书》第 10 章第 1 至 5 章中，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 10 章第 1 至 5 章中解决了他在哥林多教会中提出的众多问题之一，将他的读者与旧约时代的上帝子民进行了比较，因为他们从出埃及记出来，经过旷野，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弟兄们，我不想让你们不知道这个事实：我们的祖先都在云彩之下，他们都经过了大海。

他们都在云里和海里受洗归入摩西。他们都吃同样的精神食粮。还记得神什么时候用吗哪喂养以色列人，什么时候神会让水从磐石中流出来吗？现在听听这

个，他们喝了同样的灵水，因为他们从伴随他们的灵性磐石中喝了水，那磐石就是基督。

我会挑战你回去阅读最初的叙述，并找到以色列人在旷野中漫步时对耶稣基督的明确提及。所以有些人会说，因为这样的例子，或者马太福音 1 章 23 节，马太引用了以赛亚书第 7 章的一段经文，童女将怀孕生子的应许，马太引用这在耶稣身上应验了，耶稣基督本人。然而，如果你回到以赛亚书的原始上下文，至少乍一看，它似乎不是基督论的文本，也不是对即将到来的弥赛亚的预言。

因此，有些人会看到这样的例子和其他例子，并说即使是新约作者似乎也没有兴趣从旧约中恢复作者的意图。因此得出的结论是，有些人经常会说作者的意图是不必要的或不可能恢复或无效的，或者至少我们不能将解释和意义仅限于作者的意图。那么，从这两个角度来看，我们应该说些什么，或者我们应该按照作者的意图做什么呢？对此我们应该说些什么呢？作者的意图仍然是有效且必要的目标吗？让我对作者的意图做一些观察，这表明我认为作者的意图仍然是一个有价值的、必要的和有效的目标。

首先，即使我们不像施莱尔马赫那样做或追求它，或者以过去有时被对待或追求的方式，但首先，我要做的第一个观察在我看来，如果圣经确实是上帝所默示的话语，如果我们所拥有的文本无非是人类的产物，也是神圣的产物，那么对我来说，这表明作者的意图仍然是有效的，并且是正确的。必要的目标。如果神信守他的话语，那么一定有某种稳定的意义可以让人理解。也就是说，上

帝必须在那里放置某种意义，他打算将其传达给他的子民，并且他创造了我们，以便我们能够理解它。

此外，当你通读圣经的文本时，上帝显然希望他的子民服从并回应他的话语，从而完全怀疑其意义，而作者的意图或恢复意义的不可知论似乎与圣经的默示不相容，因为神的话。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并不意味着这很容易，也不意味着永远不会有分歧。这并不意味着意义可以被彻底或完美地恢复，但它肯定仍然是一个有效的目标，因为考虑到上帝话语作为圣经的本质，上帝希望他的子民遵守圣经，这表明上帝必须有一个意义他在其中放入了他希望人们理解的内容。

其次，我认为当我们理解作者的意图时，我们需要明白，我们的目标不是还原作者的心理思维过程。最近对作者意图的解释和阐述都小心翼翼地避免了这种情况。我们的目标不是揭示作者的思维过程、心理状态或思想意图，但我们接触作者的唯一途径是产品，即作者所写的和他或她制作的文本。

因此，当我们思考作者的意图时，我认为我们需要更细致一些。这是作者在文本中编码的含义。文本是我们掌握的关于作者试图做什么以及作者试图传达什么的唯一证据。

同样，假设作者试图在特定地点和特定时间传达某些内容，而文本是作者向读者进行的历史交流行为的记录。这样我们就可以揭露这一行为。我们可以通过考虑作者所创作的文本来探索、解释、研究并揭示作者试图做什么。

我们可以通过文本语法和文本结构来揭示作者最有可能想要表达的意思。换句话说，就像其他历史文献或其他历史事件一样，文本是对作者做某事、交流某事的意图的描述，是对作者有意的交流行为的描述。因此，我们的目标是尽可能多地理解该行为。

因此，不一定要进入作者的思想，或者以某种方式让我们自己与作者产生共鸣，而是要理解文本揭示了作者想要传达什么的意图。关于作者意图的第三个观察是，我们的目标并不是详尽或完美的理解。也就是说，作者意图的目标并不是表明我们可以以某种方式彻底或完美地理解作者的意图，而是表明我们可以在解释中充分且充分地做到这一点。

因此，我们需要意识到，将详尽无遗地解释作者的意思与能够实质上做到这一点混为一谈。仅仅因为我们无法完美、详尽地揭示作者的含义，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在某种程度上做到这一点。因此，我们再次需要更加细致地理解作者的意图。

第四，我认为，怀疑的解释学必须被尊重的解释学所取代。也就是说，我们不应怀着怀疑我们能找到作者的意图或彻底拒绝它的态度来对待文本，而需要用



尊重的解释学来取代。对古代作者的尊重，对古代文本的尊重，对古代背景的尊重要求我们在解释时确实给予它一些优先权。

因此，我认为，我们在与赫希的关系中讨论的意义与显着性区别是有其优点的。其意义在于让文本说话，认识到该文本是由作者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出于特定目的而创作的，并且以某种方式我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如果不是不充分，如果不是完美和详尽的话）恢复这一点。这可以区分重要性，以及它如何与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读者和不同的情况保持持续的关系。

这又是福音派人士常说的应用。因此，怀疑的解释学应该被尊重的解释学所取代。尊重文本、文本的作者、文本产生的历史环境和背景。

第五，任何认为作者意图无效的论点在逻辑上都是自欺欺人的，这一论点可能有一定的道理。再说一次，大多数交流此类想法的人确实以他们期望被理解的方式进行争论，并且他们以一种交流的方式进行争论。也就是说，我们写作是为了被理解，阅读圣经文本并解释圣经文本至少应该允许作者尝试说出并理解作者试图对这段文本做什么。

最后一个问题，即使确实发生了分歧，无论是关于千禧年的问题，还是关于妇女参与事工的问题，或者是关于说方言、预言和神迹等超凡魅力的恩赐在今天是否仍然有效的问题或者不是，即使是那些争论、不同意这些的人，仍然试图将他们的解释建立在文本和他们认为作者的意图的基础上，而不是简单地将文

本视为将解释视为一种自由混战和任何东西-去。因此，将作者的意图作为解释的目标，这样解释的一篇解释学文本，我认为有助于解释什么是解释的目标，我们如何理解作者的意图，是这样的一篇文本，作者的意图，解释的目标是达到文本的含义。文本的含义是指该文本的单词和语法结构揭示了作者/编辑的可能意图以及目标读者对该文本的可能理解。

我会再读一遍，文本的含义是文本的单词和语法结构揭示了作者编辑的可能意图以及目标读者对该文本的可能理解。让我对这个定义或描述做一些评论。首先，请注意它是以文本本身为基础的。

请注意，目标不是恢复作者的意图，即思考过程或作者的想法。这里的目标是确定文本揭示了作者的意图。这就是文本的措辞，文本的语法结构，我还要补充一下我们所知道的有关文本的历史背景。

所有这些都揭示了作者的意图。但此外，请注意概率的语言。这个定义避免了详尽的语言，或者以某种方式完美地或绝对确定地，或者以某种方式我们揭示了作者的意图，我们就完成了，我们可以确定我们已经达到了它。

但我喜欢概率语言。目的是揭示作者或编辑的可能意图。同样，有时文本可能是由编辑整理在一起的，但通过查看结构、文本的语法结构、措辞以及历史环境来了解可能的意图，但这与文本本身联系在一起。

即使作者为之写作的原始读者，根据作者在读者视野中的内容，他们可能会理解什么，人们也可以得出作者可能的意图。这再次表明，如果作者没有在这里准确地告诉我们他的意思，我们就无法确定绝对的确定性。正如我不久前与一位著名新约学者交谈时所举的例子，我所举的例子表明，有时即使是在世的作者也不太清楚他们的意思或确切的意图。

这样就避免了绝对确定性的语言，并意识到因为我们没有，因为我们与文本相隔了两千年或更久，因为我们和原始上下文之间的一些距离，因为作者是不再在这里，我们所拥有的只是文本本身，因此通过考虑文本，我们可以得到很高的概率，即我们的解释符合作者的意图。我想说的是，任何解释都是有效的，只要它回答了以下问题：从文本本身可以证明什么是合理的，以及我们可以了解原作者、他的背景和读者。再次通过文本本身，包括文本的结构、语法，但是把它放在上下文中，我们可以知道关于作者的一切、上下文中的历史情况、读者、语法、文本结构，上下文，根据该数据可以证明什么是合理的。

因此，这是一个呼吁，要尊重、优先考虑原始语境中的原始沟通行为。无论我们如何处理文本，无论我们如何应用它，无论我们如何使用它，在我看来，首先询问作者最有可能打算通过文本进行交流的内容是一个有效且必要的目标。

文本。这甚至也可以解释，尽管我再次考虑了我们所研究的说法或作者在面对解释时可能会说的可能反应，尽管我们再次没有圣经作者可以参考，但情况肯

定可以是圣经作者也是如此，但有时作者可能会说我无意这样做，但现在我看到了，它确实理解了文本，我会接受这是对我的阅读的有效解释。

但即便如此，阅读仍然必须与文本、语法、措辞、文本结构、我们对作者的了解、我们对读者的了解以及阅读的历史环境保持一致。被生产出来了。然后，让我对作者的意图做出一些结论性的观察，因为它与解释学或圣经解释有关。因此，首先，就额外的反思而言，作者的意图意味着在解释方面并非一切都会发生，而且即使存在分歧，人们仍然在寻求尽可能多地揭示作者可能的意图。

例如，将路加福音第16章中耶稣关于不公正管家的比喻解释为关于大象或长颈鹿或类似的东西显然超出了作者本意的范围，考虑到文本的背景，这是一个非常极端和愚蠢的例子，但只是为了表明存在界限，甚至有些人会说作者的意图没有必要或有效，但仍然想找到界限，卢克的寓言不是关于大象和长颈鹿之类的类似这样，但理解起来应该与文本中的内容更加一致。第二，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作者的意图不是回到这个想法，回到空白文本的浪漫理想或纯粹归纳的开明理想以及基于简单的理性归纳方法获得意义的能力。这不是作者意图的目标，但也是为了从康德和其他人开始认识到我们确实以预设和倾向来处理文本。

我们没有人带着一片空白的头脑来到圣经文本中，我们没有人带着一块空白的石板只是等待被铭刻，我们没有人是干海绵，只是等待客观地吸收数据，以便我们的解释对应于一个-与文本本身的含义一一对应、完美结合。我认为大多数

人都会意识到这个目标可能无法实现，而且可能是不合法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因此被降级为自由解释的混战或任何事情。

相反，我们的预设、我们的神学信仰、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文化背景都可能受制于文本并受到文本的挑战，这再次使得不可能彻底或完美地恢复文本的含义，但我们仍然可以这样做，我们仍然可以充分、充分地揭示作者的意图。第三，那些说“我只是坐下来客观地阅读文本”的人可能处于理解文本的最差位置，并且可能更有扭曲文本的危险，因为通过说这样的话，他们不知道如何理解文本。他们之前的信仰、经历和倾向可能会影响文本。开始并把他们的预设、包袱和所有内容带入文本的人可能处于更好的位置来处理它们，而不是认为可以以某种方式完全客观地处理文本的人，因此不知道他们的预设和信念如何影响他们阅读和解释文本的方式。

第四，解释，特别是根据作者的意图，不应将解释者视为仅仅是文本的被动观察者，而是读者，解释者在发现意义时是主动的和创造性的。口译员积极主动地将解释方法运用到文本中。读者确实必须解释文本并阅读它并理解它。

我们不仅仅是等待吸收数据的海绵，而是必须阅读文本，必须创造性地运用解释方法并思考文本，以便对作者的意图达成可能的理解。我们与文本进行对话，让它挑战我们、改变我们，并向我们揭示它的意义。那么这会是什么样子呢？简而言之，考虑作者的意图意味着在古代背景下检查文本。

我们结合历史批判方法讨论了这一点。这意味着我们要尽可能了解作者及其处境和背景。这意味着我们可以了解读者及其情况和背景。

这意味着了解他们的环境，即文本产生的历史、文化和政治环境。这意味着根据文本写作时的含义来看待这些单词。这意味着查看文本的语法。

这意味着要查看文本的结构方式并查看所有这些，为了使解释有效，它必须符合这些标准。为了使解释有效，它必须能够理解作者的已知信息。它必须能够理解读者所了解的内容。

它必须理解文本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环境。它必须理解文本的语法、措辞、文本的结构以及文本的组合方式。任何合理的解释都必须符合这些标准。

因此，为了验证我们的解释，有必要提出一个问题，即从文本本身可以证明什么以及可以了解作者、读者及其情况。因此，考虑到其中一些限定条件并考虑到本次讨论，我将继续假设开始并寻求作者的意图是有效的。再说一次，我们并不是在解读作者的想法或试图揭示作者的思维过程。

这并不是说我们意识到由于历史距离、沟通可能无法如人们所希望的那样清晰或读者可能产生误解而存在困难。还要认识到我们没有可以咨询的原作者。但即使考虑到所有这些，并认识到我们无法完美或详尽地恢复作者的意图，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实质性和充分地做到这一点。

考虑到这些条件，作者的意图确实是我们解释中有价值的并且我认为必要的目标。现在我想做的是从现在开始通过解释和解释学的方法在我们的旅程中取得更大的飞跃。在过去的几场会议上，我们一直关注历史导向的方法，关注历史批评，以及在历史批评中发展出来源、形式和修订批评的其他一些批评。

从作者的意图来看，这些通常被视为试图通过文本的历史生产来定位意义或定位文本背后的解释活动。现在我想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将文本本身视为意义的焦点或在文本内部进行观察。这就是以文本为中心的解释方法。

因此，我们研究了以历史为导向的方法或以作者为中心的方法。现在我们将研究以文本为中心的解釋方法，在此过程中我们将研究各种方法。其中一两个人还没有完全切断与作者和历史问题的联系，但他们仍然主要关注作为成品的文本。

我也将包括这些，我想研究一些似乎只对将文本本身视为解释对象和意义中心感兴趣的方法。现在，由于以作者为中心的方法或作者的意图的一些缺点，我们刚才在讨论作者意图时提到了一些缺点，因为以作者为中心的解釋方法的一些缺点或反对意见，再次从历史上看从逻辑上讲，你可以看到解释学是如何发展的，虽然并不总是排他性的，但总体上从历史和作者导向的方法转向文本导向的方法，然后下一阶段将是读者导向的方法。从历史和逻辑上看，释经学常

常是这样发展的，无论是在文学研究中，还是在圣经研究之外的文学学科中，也在圣经研究中。

另一方面，你会看到的一件事是圣经研究往往落后于文学研究，所以在发展文学研究甚至读者方法方面经常所做的事情，圣经研究通常迟早会赶上并开始实施其中一些方法。因此，我想看看一些以文本为中心的解释学或圣经解释方法，即以文本本身为中心寻找意义的方法，通常又基于以作者为中心的方法的一些缺点，注意力现在转向了文本本身。这在文学方法或文学批评中尤其明显。

如果您曾经在大学学习过文学批评课程，那么这些类似的方法现在已应用于圣经研究。只是一些与文学方法或以文本为中心的方法相关的观察，我的观点并不是花大量时间开发文学方法并准确定义它是什么，而是更多地向您介绍文学方法的一些特征到旧约，到圣经文学。首先，文学方法，特别是随着以文本为中心的方法的发展，文学方法常常拒绝将作者作为解释的中心。

这与第二个观察有关，因为文本本身就是意义的唯一指南和理解的唯一指南。它已经与作者断绝了联系，现在文本有了自己的生命。因此，一些解释者只对文本本身的结构感兴趣，而不考虑文本的作者或文本的历史。



他们按原样考虑案文。因此，历史方法更多地关注作为作者的文本的历史生产以及产生文本的历史环境，文学研究常常将文本本身的权威视为理解的指南。因此，文本本身就是意义的唯一指南。

已与作者断绝联系。它是一个自由浮动的实体，一个自治的文本。文学和以文本为中心的方法的第三个特征是它们关注文本的形式特征和结构。

他们通常关注文本的最终形式。他们通常对文本之前的任何来源或形式不感兴趣，但同样，他们通常关注最终产品，关注文本的最终形式。他们对隔离形式或揭示文本背后的来源不感兴趣。

第四个特征，尤其与圣经研究相关，他们倾向于将圣经视为文学。也就是说，他们在问，我的意思是他们在问与任何其他文学文本相同的问题。例如，在大学环境中可能学习的文本文学批评课程中经常会提出同样类型的问题。

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特征是历史问题常常被括起来。同样，文本被视为一个独立的单元，唯一重要的世界是文本中包含的世界。文本中的世界并不关心文本之外的世界。

也就是说，文学文本通常被视为自我指涉，即文本本身创造的世界，而不是它所指的文本之外的世界。再说一次，你经常看到文学研究对叙述中的某个角色是否是历史的，或者某个事件是否确实发生不感兴趣。他们对此不感兴趣。

他们只是对叙事结构本身感兴趣，对文本中的世界本身的结构感兴趣，而不是文本可能引用的文本之外的某个世界。历史问题常常被括起来，文本被视为一个自我指涉、独立的单元。但其中有各种各样的方法。

我只想给你们举几个方法的例子，我将在文学方法下，或更广泛地在以文本为中心的方法下，更广泛地介绍这些方法。通常，人们认为《旧约》的文学方法是随着所谓的形式主义或 20 年代实际出现的新批评而出现的。正如我所说，圣经研究常常扮演着追赶其他学科的角色。

但形式主义，或者说新批评，通常是大多数人在想到文学批评时想到的，无论是其他文本还是圣经文本。再说一次，形式主义的特征是文本足以产生意义。再次强调，文本是自给自足的。

它是自主的。它与作者无关，因此不会询问有关作者、作者为何写作以及产生此文的历史环境的问题。文本本身就足以产生意义。

其次，历史问题通常被括起来。我们之前再次提到过这一点，因为文本的世界是自我指涉的。它包含在文本中。

他们对文本可能涉及的文本之外的世界不感兴趣。形式主义还注重审美趣味和文学艺术性。换句话说，对于圣经研究来说，这意味着以与处理任何其他文本相同的方式处理该文本。

例如，人们可能会对待圣经的叙述，圣经的文本，例如约伯记的文本。人们可能读了《约伯记》，但并不关心作者身份问题，也不关心这本书的作者是谁，也不关心写作日期或地点的问题。人们不会关心约伯是否是一个真实的人，一个历史人物，或者书中记录的事件是否是实际发生的事件，或者为他提供建议的朋友是否真实。

人们不会关心他们是否是真正的说话者，而只会关心文本本身的文学艺术性和文学结构，以及它对读者的影响，以及文本中的人物形象是如何塑造的。本身，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故事的情节、主要观点、问题等。人们会对任何文学作品提出同样的问题。

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这种方法确实在叙事和诗歌文本中流行起来。在旧约中，特别是古老的诗歌文本、叙事文本。在《新约》中，福音书和寓言等叙事形式理所当然地让这一点流行起来。

也许形式主义或文学批评的一个子集或一种类型就是所谓的叙事批评。我们还将讨论一些与旧新约的关系。但再次，非常非常简单地举几个例子，出于我之前说过的原因，我可能会更多地关注新约圣经。

但在《旧约》中，例如《创世记》第一章和第二章，我们在下面说过，我将使用几个例子，也许是为了与它们可能的方式进行比较，在文学方法下对它们的处理可能会与例如，如何以更多、更以历史为导向的方法来对待他们。因此，

对于旧约，我们简要讨论创世记第一章和第二章，以及并列的两个创世叙述。

由于风格、词汇和视角的差异，较旧的历史导向方法会询问来源是什么，这两个创世故事背后的来源，甚至可能更进一步询问发生的日期和背景。那两个故事。

但我们的尝试是重建《创世记》第 1 章和第 2 章中关于创造的两个叙述背后的来源，并将它们分配给正确的来源，J 来源或 E 来源或其他什么，即《创世记》中创造故事背后的来源。创世记 1 和 2。相反，对该文本的叙述方法或文学方法会指出文本的文学统一性，并说，有时有趣的是，源批评家用来剖析该文件的相同数据可能会被使用文学评论家展示它的统一性和文本的内部运作。因此，文学方法会强调文本的统一性和文学统一性。它可能会抓住水和造物主、土地和种子、咒诅和祝福的主题，以及它们在创世记第一章和第二章以及本书的其余部分中所扮演的角色。

与其询问本文可能会说关于实际创造的内容，不如说上帝是在字面上的七天内创造了世界，还是更长的一天或间隙理论？这从本体论上说明了创造的实际过程是什么？从历史上看，有些人可能会再次审视这些主题及其运作方式，并再次审视文本的文学艺术性。不要问有关作者的问题，而是提出其他来源，或者这是否对应或它如何对应于宇宙的实际创造。因此，只需将文本视为一个文学整体，并查看文本本身的结构和内部运作即可。

或者另一个例子，用一个更短的例子，路得记。同样，人们可以通过简单地将路得记作为一个故事来阅读，而不是再次询问人物的历史性，询问可能已被利用的任何来源，或者询问这段文本在历史上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但相反，他们可能会提出有关情节、故事情节、人物发展的问题，并阅读故事以获得对读者的审美效果。

同样，这些通常是文学批评背景下提出的传统问题。因此，我可以在《旧约》中举出特别是叙事文本的例子，但也可以举出通过文学批评或形式主义的眼光审视的其他文本的例子。再次，简单地将文本视为一篇文学作品，提出有关其结构、发展的问题，将其视为一个独立的、文本中的世界，而不是文本之外的世界，将以下问题括起来：历史等

只是把它当作一部文学作品来看待。在新约中，文学批评也主要在福音书中流行起来，尽管文学批评的范围已经超出了叙事文学和福音书。但当我们稍后谈论叙事批评时，我想稍微看一下福音书。

但让我提一下新约中文学批评的一个例子，我们已经提到过。这就是耶稣的比喻。我们建议，耶稣的比喻可以被视为有限的寓言，即根据故事中的主要人物具有一个、两个或三个主要含义的故事。

寓言似乎是文学批评的一个富有成果的研究领域，因为寓言似乎确实是虚构的故事。也就是说，虽然这些故事是现实的，但耶稣从未声称他正在讲述历史上

实际发生的故事，而是似乎利用常见的故事来传达有关他的教导、他的事工和神的国度的真理。然而，文学批评非常关注寓言的结构和美学等问题。

例如，我们已经知道，寓言可以根据它们是否是一元的（即只有一个主角）、二元的（有两个主角）或三元的（有三个主角）来考察。甚至有时候，即使你有三个主要角色，文学评论家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这些角色是否都扮演着相同的角色，是否有一个与另外两个角色处于同一权威级别的调解人物，或者结构是否更加垂直，其中有一个权威人物和该人手下的其他人物，例如主人和仆人。因此他们会提出有关寓言结构、人物角色如何运作以及他们如何组合在一起的问题。

有些人对寓言的美学本质提出疑问。有趣的是，许多寓言中都含有不切实际的成分。我们已经在浪子的比喻中看到，一个具有第一世纪比喻中父亲性质的父亲会跑出去迎接他的儿子，这是不现实的。

因此，有时人们会认为寓言有一个妙语，并且在阅读寓言时具有审美效果和吸引力。有时，这些寓言甚至被贴上悲剧或喜剧的标签。也就是说，寓言的情节是否先上升然后下降，或者这将是一个悲剧，其中人物遇到了悲剧性的结局，或者寓言是否下降以使其具有看似悲伤的元素，但随后它上升并具有故事的主人公有一个积极的结局。

因此，寓言通常被分类为喜剧性还是悲剧性。所以文学批评，至少是寓言，往往可以帮助我们看到要点在哪里，看到故事的结构和运作方式，甚至还能对读者产生影响。我在下一节课中想做的也许是看《新约》文学批评中的另一个例子，但随后也转向文学批评的一个更具体的特征，即叙事批评，并研究它是什么以及什么它的作用、它的使用方式以及它如何帮助解释旧约和新约中的叙事文学。